



远
方
出
版
社

艳

凤

缚

龙

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责任编辑: 于一凡
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忆文作品集

——代(精品典藏武侠)序

武侠大师忆文，原名王益文，祖籍山东临清，从小爱读古典文学，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。忆文性格好动，喜爱体育活动。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，因家庭贫困，生活陷入困境，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。

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，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。毕业后，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，因生活需要，开始写作武侠小说。

他自第一部《飞羽令》起，接二连三推出新作，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，有许多被香港、台湾书商买断版权，连港、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，一时成为商界的“红星”。

忆文武侠小说，内容曲折离奇，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，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，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“侠坛”之星。

以作品内容而论，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，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，不受任何拘束。忆文武侠，又和三位大师不同，他不写历史，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，忆文特出的是，以写情为主，每一部小说，都以情事为首，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，写出现代“红楼梦”中的武侠爱情故事。

当忆文先生告诉我,他写《慧剑断情丝》这部书的最后结局,整整写了三个多月,为书中的主人公“袁中笙”的爱情故事,掉了半天的眼泪,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“情系”。

至于描写武功,梁、金、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。但忆文武功不同,他描写的功夫,没有一定的规律,他没有一招一式,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,有的只有一种功夫,他自称为香艳中的“情功”,在“情功”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。

忆文武侠,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,为保住原著风格,虽作了一些删节,但仍有一些“限制节”描写,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。

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,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。武林有句名言,长江后浪推前浪,杰出的一代胜一代,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。

为了使读者早点读到“忆文经典武侠”系列,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,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“爱情”故事。

为此,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,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。因时间有限,书中有个别错误,请读者朋友们谅解,但愿能使忆文武侠,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。

友人

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

内容简介

八位天下绝色的美女——“君山八凤”，决定共侍一夫。那谁能享受这齐天艳福呢？也只有技冠群雄的天下第一俊男侠少韩玉琦才堪担此重任。怎奈身为龙凤帮总督察的韩玉琦身边早已是靓女如云，个个春心萌动。他哪里还有心招惹这八只雌虎呢！

韩玉琦为躲开这场桃花运却与好友“金头虎”一起到处行侠仗义，游戏于风尘之中。行侠中他救起了欲投水自尽的李瑶玲，面对那曲线毕露的玉体他又怎能不为之心动呢？为伸张正义，替李瑶玲一家洗脱不白之冤，他夜探三南王府，从王府众多的侍卫手中救下一位绝色少女艾媚。为避开追杀，两人躲入一秘洞中，天生丽质的艾媚主动投怀送抱。韩玉琦岂能坐怀不乱，二人终有了一段露水姻缘。

韩玉琦在同群邪的拚杀中，在众多侠士的帮助下，韩玉琦终使李瑶玲一家沉冤得雪。面对“君山八凤”的苦苦纠缠，韩玉琦原想以破了八凤的“锁龙阵”为条件摆脱这段情债，没想终陷入八女苦心编织的情网之中不能自拔，等待他的将是无边的艳劫。

目 录

(艳 风 缚 龙)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八凤求凰 | (1) |
| 第二章 | 力挽狂澜 | (30) |
| 第三章 | 龙飞凤舞 | (58) |
| 第四章 | 酒徒浪子 | (79) |
| 第五章 | 恩报情仇 | (98) |
| 第六章 | 软硬兼施 | (129) |
| 第七章 | 英雄救美 | (157) |
| 第八章 | 义愤填膺 | (174) |
| 第九章 | 投怀送抱 | (197) |
| 第十章 | 智劫天牢 | (220) |
| 第十一章 | 龙凤呈祥 | (263) |

第一章 八凤求凰

新安县城算得上座极繁华的大城重镇，街道宽大，商店林立，酒楼之华丽，勾栏之众多，更是城中一大特色。

街上行人熙攘，有的地方摩肩接踵，尤其入夜之后，更是灯火通明，艳舞妙歌，猜拳行令，到处喧声沸腾。

时近正午，街上更显热闹，过路的商旅大都是赶进城来进餐歇脚，因而大街上，车响马嘶，人声吵杂，再加上吆喝叫卖的小贩声，真可称得上个乱字。

就在这时，东城门下涌进来的车马人潮中，突然出现了两匹高头神骏大马。

一匹是黄骠，一匹是乌驹，明眼人一看便知俱是万中选一的千里宝驹。

黄马上坐着的是位头戴银缎子帽，身穿亮缎米黄衫的少年人。看来年岁最多十八九岁，那张俊面洁如美玉，鼻如悬胆，眉如剑，目似星，朗朗有神，两片点珠般的唇角上，挂着一丝微笑，顾盼浏览是那么潇洒，儒雅，飘逸！

再看黑马上的一位，如果你事先没有准备，准会让你不由得张口瞪眼，停止了呼吸。

这位爷身高最多三尺有余，但却个如鼓的大肚皮，一张南瓜脸，皮肤似黑漆，卵眼秃眉大蒜鼻，头上还用红戒绳扎了一个朝天锥。尤其穿着一身黑缎劲衣，又坐在黑马上，简直令你分不出人和马，更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。他这时在马上左顾右盼，瞧东瞧西，嘿嘿一笑，那张血盆大口一裂，唇角几乎到了

耳根底，如果半夜里碰上他，准能吓死你。

如果说这两人是一文一武，少年公子腰间却悬着剑，而那位肉球似的黑炭头背上却多了个极精致的书筐子，里面的线装书还看得清清楚楚。

两街人众，纷纷停足注目，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议，有人说，黑小子是公子爷的书童，但他的马有时也跑到公子爷的前头去。

更有人说，黑小子是师父，公子爷是徒弟，但是那位公子爷对黑小子有时又很不客气。

这样以来，两街人众俱都坠进五里雾里，闹不清这两位到底是什么关系。

公子爷和黑小子对满街人众指指点点评头论足，看也不看，理也不理，依然神色自若，策马前进，对这种现象，显然司空见惯，不以为意了。

看看走至街心，蓦然一阵锅勺声响，接着飘来一阵菜味酒香！

只见黑小子精神一振，大卵眼一亮，立即循声察看，他走到了一座豪华大酒楼前，于是望着黄衫少年裂嘴一笑，道：“公子老弟，咱们到这一家吧！再不吃东西，俺要由马上栽下去啦！”

黄衫少年剑眉一纵，抬头看天，立即不以为然的说：“时间还早嘛！”

黑小子一听立时慌了，同时急声道：“不行啊，公子老弟，俺早饿啦，不但浑身发抖，两腿发软，额头上都饿不出汗来啦！”

黄衫少年一听，只得无可奈何勒住座马，正待说什么，黑小子已伸出短短的小手一指酒楼门柱，道：“公子老弟，你看

到了没有？”

黄衫少年剑眉一蹙，立即迷惑的问：“看见了什么？”

黑小子再度一指门柱上的四个苍劲大字“闻香下马”，得意的说：“闻香下马嘛！咱们既然闻到了香，当然就该由马上下下来呀！”

黄衫少年又看了一眼门柱上的柱联，只得一踏银镫，翻身跃下马来。

黑小子更快，他已拉着黑马走到了拴马桩前，但是，吓得变颜变色的两个酒保，非但没有向前招呼，反而转身就往酒楼里跑。

早有自知之明的黑子一看，顿时大怒，不由怒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你们怕啥？难道俺‘金头虎’喝了你们的酒不给钱？”

就在黑小子骂人时，东门大街上，突然传来一阵马嘶车响。

也拉马走向拴马桩的黄衫少年一看，只见街上行人纷纷闪躲，十数匹高头大护卫着四辆华丽轿车急急的向着这边驶来。

那些高头大马上，坐的都是锦衣大汉，人人精神抖擞，个个佩有武器，四辆轿车，更是金辇红功，丝绣锦帷，浩浩荡荡，迤迤前进，极似皇族出宫，豪化气派至极。

车辆人马前进的极快，眨眼之间已到酒楼门前，黄衫少年和自称“金头虎”的黑小子两人拉着的座马，突然同时昂首发出一声怒嘶。

“金头虎”黑小子正看得入神，一听耳边马嘶，不由吓得浑身一震，大卵一瞪，脱口骂了一声“他奶奶的”。

十数高头大马上的锦衣大汉们一听，立即纷纷循声向黑小子怒目瞪来。

黑小子一看，更加一气，正待再骂几句，第二辆锦绣轿车

帘启，立刻探出一个艳美少女螭首来。

黄衫少年和黑小子“金头虎”一看，一个剑眉微蹙，一个神情一呆！

只见那个绝色少女，头梳宫髻，秀发如云，头上插着金黄金珠飞凤钗，闪闪生辉，颤颤巍巍，尤其雪肤般的容貌，更为迷人。

也就在黄衫少年皱眉，黑小子一呆的同时，最后一辆轿车内，也突然探出两个美丽少女的螭首来。

这两名美丽少女同样的眉目如画，宫发堆鸦，头插着含珠金凤钗，一个穿黛绿，一个着艳红，俱都一样的艳丽一样的美。

但是，当她们看到拉着黄马的黄衫少年时，又俱都娇靥一红，抿嘴微笑，瞟了黄衫少年一眼，又退进车厢里去了。

看傻了的“金头虎”一见三女退进车内，急忙一定心神，望着黄衫少年脱口大声道：“嗨，公子老弟，那个穿红衣的标致姐儿，俺认识耶！”

黄衫少年这时已将座马拴好，一听黑小子大叫，不由无可奈何地低斥道：“金虎哥，请你说话小声点儿，好不好？”

“金头虎”却略微压低声音，瞪眼正色道：“公子老弟，俺真的认识她耶！”

黄衫少年，立即没好气的问：“好，你说说看，她是谁？”

“金头虎”立即正色道：“他是俺嫂子兄弟干妹子，要不就是小姨子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黄衫少年理也不理，举步登阶，迳直向酒楼门内走去。

“金头虎”一见，仍不死心，一面在后面紧追，一面正色解释道：“公子老弟，俺说的都是真的呢！不信俺可以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蓦见酒楼内走出一个已有几分酒意的生意人，身形摇晃，直奔黄衫少年的面前。

黄衫少年已是当今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少侠人物，哪能会让一个生意人撞在身上？

但是，就在他准备闪身而过的，中年生意人突然含糊的低声道：“请总督察速去‘长福镇’的忠义老店，总坛有难！”

一面自语似的说着，一面踉跄走下台阶，挤进人群，直向对阶走去。

黄衫少年听得心中一惊，知道那人是鸾凤帮派出来找他的弟兄。“总坛有难”想必是有人犯山，或已得到有人犯山的消息。

“金头虎”虽然其貌不扬，长得呆头呆脑，傻里傻气，有不少人偷偷呼他“傻小子”，但他的功力不低俗，对那个生意人说的话，他当然也听了个清楚。

因为他知道，除了鸾凤帮的两位帮主洪彩鸾，梅丽凤，以及三堂五位坛主知道公子老弟的秘密职位“总督察”外，再就是在外探听消息的香主和重要城镇的分舵主。

傻小子一看这情形，知道这顿美酒是吃不成了，很可能真的要饿着肚皮赶路。

心念间，果见公子老弟向着两个酒保微一拱手，含笑问：“请问两位小二哥，‘长福镇’怎么个走法？”

两个酒保见黄衫少年和傻小子不是来喝酒的，俱都大喜，急忙走至街道边檐下，向着西城门举手一指，堆笑哈腰道：“爷，您出城门直奔正西，不出十五里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黄衫少年已说了声“多谢”，转身走下台阶，立即将座马解下来，飞身纵上马鞍，一抖丝缰，直向西城门驰去。

傻小子“金头虎”一看，顿时慌了，呼了声“公子老弟等俺”，飞身上马，也抖缰纵马向前追去。

黄衫西城门，即见到前面二三里外尘烟滚滚，车声隆隆，那四辆豪华轿车和十数乘马锦衣大汉，正急急驰向前面官道中央的一座广大茂林前。

黄衫少年和傻小子“金头虎”的座马，一见前面的车辆马队，立即昂首发出一声悠长怒嘶，四蹄翻飞，加速向前驰去。

前面十数健马上的锦衣大汉们，闻声纷纷回头望来，而最后一辆轿车上红衣和绿衣少女，也由车内探出头来向后察看。

黄衫少年一看，心知要糟，看样子，对方可能误会了。

远目看看官道的两边，俱是即将成熟的庄稼和麦田，如果越野飞驰，势必糟蹋许多粮麦，造成人家的损失。

心念间，举目再看，那些车辆人马已驰进了前面广大茂林中。

紧紧跟在黄衫少年后的傻小子“金头虎”，一见黄衫少年东张西望，立即不解问：“公子老弟你看啥？”

黄衫少年立即道：“我担心前面会发生纠缠，准备越野绕过去……”

傻小子“金头虎”，一听，立即一拍胸豪气的说：“不要怕，一切由你金虎哥接着！”

黄衫少年立即无可奈何的解释道：“我不是怕，而是我们时间宝贵！”

傻小子“金头虎”一听，突然似有所悟问：“喂？公子老弟，那家伙说‘总坛有难’，总坛有那么多高手，还会有什么难？”

黄衫少年只得道：“各派准备联合除去鸾凤帮，早已有了这个风声，看来酝酿半年多的计划可能已开始采取行动了！”

“金头虎”却神气的哼了一声道：“开始采取行动又怎样？去了还不是个个送死？哼！

说此一顿，特别一挺胸脯，更加豪气的继续说：“莫说总坛那些高手，男的个个像金刚，女的个个似夜叉……

黄衫少年立即没好气的问：“你可知道什么是夜叉？告诉你，丑八怪者才是夜叉，当心那些姐妹听到撕破你的嘴！

傻小子一听，吓得赶紧改口道：“噢，噢，俺说错了，应该说，女的个个似罗刹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光线一暗，凉风袭面，两人已飞马驰进茂林内。

就在两人驰进茂林的同时，胯下的黄骠和乌驹，又同时发出一声震耳怒嘶。

也就在两马怒嘶的同时，前面已传来十数锦衣大汉，同声怒喝道：“呔，还不停下马来，难道找死吗？”

黄衫少年和傻小子“金头虎”，两人刚刚进林，视线尚未完全适应，这时一听，都吃了一惊！

凝目向前一看，这才发现方才进入茂林车辆人马，俱都停在林中官道中央，近二十名锦衣汉分列两边，中间却一字站着八个年岁不一，衣着不同的绝色美丽少女。

傻小子“金头虎”看得“啊”了一声，只觉得眼前五颜六色，七彩缤纷，两只卵眼都有些看花了。

分列两边的锦衣大汉们，个个钢刀出鞘，俱都一脸的愠容，飞眉瞪眼，咬牙闭嘴，看样子，只要八个美丽少女一声令下，马上扑过来就杀似的。

再看八个绝色美丽少女，一字横排中央，个个身穿彩衣，俱都面罩寒霜，十六道晓星似的目光，一致冷冷的注视在黄衫少年的俊面上。

这八位美丽绝色少女，一式霓裳，纤腰上系着同样的雪亮窄条钢带，霓裳共分为八彩。

这八位绝色霓裳少女，真的是燕瘦环肥，各具其美，生得是柳眉凤目，如花似玉，尤其每一个都高嘟着鲜红樱桃小嘴，微蹙着柳眉，真是宜嗔宜喜，越看越美，越看越令人着迷。

黄衫少年逐渐减马速，直到距离八名绝色霓裳少女身前四五丈处才将座马勒住。

“金头虎”首先一瞪卵眼，张开大嘴巴就是一声大吼道：“呸，你们这些花布溜丢大姑娘，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的黑林里，挡住了两个小伙子，意欲何为，有何目的……”

话未吼完，两边站立的锦大汉们，同时用刀一指傻小子，齐声怒喝道：“嗨，退到后边去，八位姑娘没有问你话，少插嘴！”

傻小子听得一愣，立即伸长脖子压低声音问：“你们说什么？你们八位姑娘嫁不出去，要在这儿找女婿？”

八个绝色少女一听，娇靥顿时通红，俱都樱口牵动，似是要呵斥什么。

但是，他分列两边的锦衣们却同时始吼道：“闭上你臭嘴，再胡说八道就宰了你！”

傻小子立即愁眉苦脸：“俺只有两只耳朵，你们十多张嘴，一齐穷吼，好似打雷，你们叫俺听谁的？”

近二十名锦衣提刀大汉一听，俱都气得啼笑不得，左排第一个锦衣大汉，想是这些大汉的领遵人物，立即用刀一指傻小子，忍笑怒吼道：“闭上你的嘴巴，退到后后边去！”

傻小子“金头虎”哪里肯退，立即愁眉苦脸摇着大头，道：“那不行，你们可以不叫俺吃饭，不叫俺喝酒，甚至不叫俺娶老婆都不成，就是叫俺闭上嘴巴不说话不成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蓦见八女最后，也是最小巧的红女，突然望着正中头插金黄飞凤钗，身穿淡黄霓裳的美丽少女，嗔声道：“大姐，不会错，准是他了，我曾轻听人说过，他身边常跟着一又黑又丑的傻小子，整天阴魂不散地缠在他身边，胡说八道，装疯卖傻……”

话未说傻小子已知道说的是他，不由愤然怒声道：“什么？你竟胆敢说俺“金头虎”装疯卖傻？”

八位绝美少女一听，其中有四五位凤目一亮，转首望着中央那位“大姐”，同时兴奋的说：“大姐，咱们真的揣对了，有人说，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打转那个又黑又丑傻小子，就是叫什么“金头虎”呢！

傻小子一看八个少女的目光同时一亮，面现惊喜之色，还以为听了 he 自报的这块金字招牌大加欣常呢？

这时一听，顿时大怒，不由怒吼道：“什么，你们胆敢骂俺是又黑又丑的傻小子？好，俺这个傻小子今天就和你们拼了！”

了字出口，身形一滚，“咚”的声跳下马来。

裨情冰冷，一直蹙眉坐马上的黄衫少年，这才望着八名绝美少女，淡然沉声问：“在下与八位姑娘，素不相识，也无仇嫌，你们为何挡在下的去路？”

话声甫落，傻小子“金头虎”已向着他一招小手，大声道：“公子老弟，你先下来，咱们今天她们拼啦！”

说话之间，小手一探腰间，“哗啦”一声，亮光闪，立即撤出了一条三尽有余的亮银索鞭来，就在原地呼耍了两个寒光鞭花，并未飞身向前。

因为公子老弟还没下马，他一个人不敢。

但是，中央淡黄霓裳少女却望着黄衫少年，冷冷的问：

“你可是韩玉琦。”

黄衫少年微一颌首，淡然道：“不错，不知八位姑娘找在下何事？”

如此一问，八位的娇靥一俱都泛起犹豫之色，淡黄霓裳少女香腮上，尚飞过一抹羞意红霞。

八女彼此对促眼，微蹙柳眉，面现难色，额然，俱都不愿开口答覆。

右排第一个锦衣大汉，突然一叩单刀，上身微躬，不卑不亢声道：“我家八位姑娘，想请韩少侠去一趟洞庭湖！”

一提到“洞庭湖”，黄衫少年韩玉琦立时恍然大悟，不由脱口道：“原来是八位姑娘是鼎鼎大名的‘君山八凤’！”

八位绝色少女见黄衫少韩玉琦到底猜出了她们的身份底细，也代表了她们在武林中的赫赫有名气，早已引起了这位武既高，人又英俊上郎君的关注，因而都不自觉的绽唇笑了！

韩玉琦看得剑一蹙，不由继续问：“但不知八位姑娘要在下前去洞庭湖何事？”

如此一问，八位绝美少女的娇靥俱都红了！

左排第一个大汉则恭声道：“少侠不多问，到了洞庭湖就知道了！”

韩玉琦一听，两道剑眉蹙的更紧了，正待说什么，傻小子已恍然用手碰了他一下，同时神秘低声道：“哎呀俺的公子老弟，你怎的这么傻？这还用问‘君山八凤’，待字闺中，胆小的不敢要她们，不英俊的她们又看不中，胖的不要，瘦的不成，分明是抢老公……”

傻小子说的正带劲儿，没想到粉面通红的八位绝美少女，已同时娇叱一声，玉手一按腰间，“咔登咔登”连声，寒光电速闪中，每个人已解下了纤腰上窄要带，原来都是三尺余的薄

刀软剑，颤颤巍巍的寒气逼人。

韩玉琦深知‘君山八凤’的厉害，傻小子“金头虎”绝对不是她们任何一人的对手，何况她们八姐妹恼羞成怒，一起动手！

是以，神色一惊，脱口急声道“八位姑娘请息怒，在下有话！”

说话之间，飞身下马，轻飘飘落在傻小子的身边。

傻小子一见八名绝美女同时解下了腰间薄剑，不由吓得一呆！

这时见韩玉琦飞身跃下马来，胆气顿时，不由拉住韩玉琦衫袖，拳起小手一指‘君山八凤’同时正色道：“公子老弟你看，怎么样，俺没说错吧？这架势完全是抢老公嘛！”

想是这话正说中了‘君山八凤’心坎里的秘密目的，八张如花娇靥，顿时红连耳后。

只见中间穿深紫霓裳的美丽少女，脱口怒叱道：“七妹，八妹，快些将他拿下！”

两边穿深紫裳美丽女，同时娇应一声，各自一抖软剑，立即目注着“金头虎”，缓步向前走去。

傻小子一见，似乎也知道‘君山八凤’的厉害，神色一惊，急忙躲在韩玉琦的身后，同时望着挺剑走来的七凤，一拍胸脯，道：“别人怕你们‘君山八凤’，俺“金头虎”可不在乎，有本事你们划出道来，上刀山，下油锅，一世都由俺的公子老弟接着。”

着字出口，立即将韩玉琦猛的向前一推，同时，傲然沉声道：“公子老弟，别怕，你先去会会这两个疯婆子，一切后果由你金虎哥撑着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七凤八凤已同时怒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谁